



# 佛典的文學

周邦道

## 戊 佛典翻譯的高僧大德

佛典東來，形我國文化之一大洪流，在文學上開闢了無限的疆域，

這實受漢魏以還諸大譯師之厚賜。現就各時代翻譯佛典的高僧大德，擇其特別重要者，簡單介舉他的名籍功績，庶足以知人而論世，因經而察人。

一、安世高 名清，字世高，安息國王子，冠國名安為其姓。於後漢桓帝初至洛陽，居二十餘年，譯安般守意經等三十九部，多小乘經典之小品。

二、支婁迦讖 月氏人（亦稱月支）冠國名支為其姓。後漢靈帝間，譯般若道行，般舟，首楞嚴等經十三部十七卷，多大乘經典之小品。與二人同時譯經者，有竺佛朗，安玄等。任筆受的本國人，則有孟福，張蓮，嚴佛調等。

三、支謙 月氏人，學於支謙弟子支亮。漢獻帝末避亂入吳，孫權拜為博士，譯維摩詰，無量壽，梵網等四十九經，為江南譯業的創始人。當時在江南從事譯者，尚有康居國人康僧會，譯六度集經，全為小品故事；天竺人維祇難和竺律炎，合譯曇鉢經即法句經，為四、五言偈語，此係將群經要義，別錄而成之經。

四、康僧鎰 康居國人，曹魏時在北方譯無量壽經，與南方支謙同時致力，此為重譯經典之始。

五、曇柯迦羅 中天竺人，魏嘉平時，於白馬寺出戒本一卷，為戒律中夏之始。故道宣大唐內典錄云：「僧會適吳，舍利曜震於江左（孫權為建塔寺）；迦羅遊魏，禁律創啓於洛都；歸戒自此大行，圖塔由斯特立」。

六、朱士行 魏潁川人，與嚴佛調同為我國

最早出家之沙門。西行求法，始於士行。在于闐得道行經梵本遺弟子實洛陽，託竺叔蘭，無羅叉譯出，即放光般若經。

七、竺法護 梵名曇摩羅刹，系出月氏世居燉煌，為竺高座弟子，從師姓竺。晉武帝時遊歲西域，為罽賓求法之第一人。通三十六國語言文字，得經甚多。在長安四十餘年譯寶積，光讚般若，正法華，賢劫等經一百五十四部三百零九卷。中國人能直接翻譯梵文，自護始。卒年七十有八，稱為燉煌菩薩。故出三藏記說：「終身譯寫，勞不告倦；法經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」當時助護譯經參正文字者，為苻承遠道真父子。

八、釋道安 本姓衛，常山扶柳（河北正定）人，為佛國高弟。創導以釋為氏制定僧尼軌範，勤符堅迎羅什東來。自己未嘗譯述，但曾釐正翻譯文體；有羅致僧伽跋澄，僧伽提婆（罽賓人），曇摩羅提（即法喜，兜佉勒人）等，譯阿毗曇毗婆沙，阿含，三法度等經，注釋經文十九部，為佛典疏鈔學之濫觴，編纂經錄為佛典目錄學之先河。所以任公說：「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，能否蔚為大國，吾益不敢言」。他和「四海習鑿齒」對話，而自稱「彌天釋道安」，亦「言自大而非夸」也。與安共同主持譯事者，為趙正，字文業，晚年出家，名道整。

九、慧遠 本姓賈，雁門樓煩（山西神池五寨）人，為道安高弟。自襄陽南渡，居廬山。遣弟子法領法淨留學天竺，實華嚴等梵本以歸。設般若講經為私立講場之始，常與羅什書問往來，商榷翻譯義例。指揮監督，完成兩阿含及阿毘曇經之翻譯。招待被什門排擠之佛陀跋陀羅講講達摩多羅禪經。所以任公說：「詩經錄中，雖安遠兩公無一譯本，然吾語譯界無名之元勳，必推

數嗎？如果完全是惡，那善業抹殺了嗎？所以造因有善有惡，而受報的時候，倒是非善非惡的無記——因是善惡，果是無記——所以是異類而熟。

這異熟心也有幾個條件：1 要是心法，2 要無間斷，3 耐牽引業，4 要變身器，5 要有實體，6 定心也有，7 除佛皆有，8 要能自在，9 是無記性，10 是真異熟。因為色法是無知之物，它怎樣能夠受報呢？前六識是有間斷，所以不能做異熟心。前六識是酬滿的別報，所以它不是酬引業的總報。無論甚麼東西都不能變現這根身和器界。不相應行只是假法。為甚麼出定之後會很快樂？除佛之外，其餘的九界沒有那一個不受業果的。心所是不自在。前六識是通善，惡，無記三性。前六識是異熟識所生，還要今生的衣食住資生來幫助，所以不是完全由前世引業而來受總報的。

够得上面這許多條件的，那唯有第八識。因為它是心法。它是從無始以來，一刻那也沒有有間斷過。它是酬報引業的。根身和器界，完全是它自己變現的。當然它是有實體。出了定之後，所以會快樂，這正是因為有它。「金剛道後異熟空」，所以佛沒有異熟識，異熟是要去酬善惡的果，佛沒有善惡的業，所以不要去受果。佛的識叫做落塵羅識，就是無垢清淨識，和大圓鏡智相應有。所以除佛之外，這等覺菩薩都有異熟心，其餘的更不必說了。心所法自己不得自在，要依托心王，所以它不是主人，第八識才是主人。第八識是無記性，第八識那才是真正當當的真異熟。具足了上面這許多條件，才可以叫做異熟心；綜觀八識，那只有第八識才能完全的具足。

### 影印佛學辭典「假預約」啓

- 一、本刊為應實際需要，擬影印上海佛學書局出版之「實用佛學辭典」一千部。
- 二、需要者請通知本社（暫不收款）登記部數，先行「假預約」。
- 三、預約數超過五百部時，即在本刊通知正式付款預約；如不滿五百部時，即作罷論。
- 四、「假預約」期間至三月底止。
- 五、每部價格大概在新台幣一百元上下。

本社發行部啓

兩公」。

十、鳩摩羅什 譯云童壽，父天竺人，母龜茲王妹，生於龜茲。幼出家，隨母遊竺，徧禮名師；年十二即為葱嶺附近諸王得聘，皆不受。秦苻堅聞什賢，遣呂光滅龜茲，挾迎什，適堅亡隨光滯涼州至姚秦弘始三年，始入長安，時年已五十。在西明閣及逍遙園，翻譯經典，計經部有法華，阿彌陀，維摩詰，十住，放光般若，金剛般若等；律部有梵網，佛藏，十誦等；論部有中，百，十二門，大智度論伽師地等。其首先釋論，私揚龍樹菩薩之大乘空宗，功尤峻偉。其最流行，而在文學上發生莫大之影響者，則如金剛，法華，維摩詰，阿彌陀諸經。什所譯經，律，論，雜傳等，依內典錄載：共九十四部，四百二十五卷。弟子三千：僧肇，僧叡，道生，道融，稱關內四聖；連同道恒，曇影，慧觀，慧嚴，則稱八宿上首；皆諳受什旨，參預譯事。

什師佛陀耶舍，屬賓人，譯十住經時，曾迎相徵決。又譯十誦律時，曾羅致屬賓之弗若多羅。卑摩羅叉，及西域之曇摩流支，先後助誦。

十一、竺佛念 涼州人，以天竺為師，故姓竺。治小學，精訓誥。道安所羅致之跋澄，提婆，難提等口誦的經，皆為筆受。羅什譯業，也曾參預，苻姚二秦時代所譯經典多出其手筆計六百餘卷。

十二、佛陀跋陀羅 譯名覺賢，迦維羅衛人，與釋尊同族屬，智嚴遊竺，禮清來華。闡揚世親菩薩之有宗在長安，為羅什弟子僧契等所排擠。率弟子智嚴寶雲等四十餘人南下，初依慧遠於廬山，後赴建康道場寺，翻譯法領所得的華嚴，法顯所得僧祇律等。綜計所譯經論，共十五部，一百十七卷。華嚴聲宗，允堪稱述。

十三、曇無讖 一作曇摩讖，譯名法豐，中天竺人，由龜茲至姑臧。北涼玄始中，首譯大般涅槃經，後譯大集，大雲，悲華，金光明，佛所行讚，菩薩地持，菩薩戒本等經。綜計二十四部，一百五十一卷。

十四、法顯 本姓龔，平陽武陽人。東晉時

與慧景、道整、智嚴、寶雲等赴竺求經，十五年始歸。歷三十餘國，著佛國記亦名法顯傳寶歸梵本甚多。在建康自譯方等泥洹經，雜阿毘曇心論等，凡百餘萬言。

十五、求那跋陀羅 中天竺人。劉宋元嘉間，與闍賓求那跋摩，天竺僧伽跋摩等先後來任譯師。跋陀羅出七十七部，一百六十一卷。最著者為楞伽，菩薩神通變化，雜阿含等經。

十六、菩提流支 又作菩提留支，譯名道希，北天竺人。元魏宣武時來洛陽。譯佛名，入楞伽，深密，解脫，法集，金剛般若等經，及十地經論，無量壽經論等。

十七、拘那羅陀 一稱波羅末陀，譯名真諦，西天竺優禪尼國人。梁武帝時來華，會達國難，流離北齊，東魏。陳文帝時，譯出解節，金光明等經，攝大乘，決定藏，大乘起信，唐識等論，綜計二百七十八卷。於法相宗之輸入，卓著功績。

十八、那連提耶舍 譯名尊稱，北天竺人。高齊，隋開皇間，譯出大集經之月藏，彌藏，大悲經及寶積諸品，計十五部，八十許卷。又魏陀羅人闍那崛多，天竺人達摩笈多，西域人吉迦夜等，亦先後在北地廣譯經論。吉迦夜為曇摩譯大方廣十地經，筆受者為劉孝標。

十九、彥琮 本姓李，北齊綏郡人。隋開皇大業間，撰衆經目錄，著西域傳與裴矩等，從事譯業。計前後所譯經凡二十三部，一百許卷。魏陀羅人闍那崛多，天竺人達摩笈多等所譯經論，多為鑿定，所提八備十要，對於翻譯文體，影響甚大。

二〇、玄奘 本姓陳，名奘，洛州偃師人。唐貞觀時冒禁孤征，留竺十七年歷五十六國，通各種語言文字，歸著大唐西域記，實經典五百二十卷，六百五十七部。從事翻譯凡十九年，綜計經論七十三部，一千三百三十卷。譯述之隆，軼邁今古，雖羅什亦尚居次。其最大貢獻，在大般若經（六百卷），大毗婆沙論（二百卷）瑜伽師地論（百卷），順正理論（八十卷），藏顯宗

論（四十卷），俱舍論（三十卷），顯揚聖教論（二十卷），及唯識論等巨著。法相唯識，從此成為重要宗派。因其徒親基居慈恩寺，後世亦稱慈恩宗。嘗譯老子及大乘起信論為梵文。前者最早流布華夏哲理；後者馬鳴所作，彼土已佚，轉以歸趙。奘公梵漢兼嫻，譯述精審；深究教源，闡揚內典；故任公稱為「中國佛教第一功臣」，又讚為「千古學者之模範」。

與奘同時，有一龍樹門人中天竺那提，携佛典五百餘夾至長安，因不同宗派被擯，無由克彰。這與羅什之於覺賢，先後若出一轍。

二一、實叉難陀譯名學喜，于闐國人。唐武后時，譯出華嚴經，入楞伽經，大乘起信論（重譯）等十九部一百七卷。

二二、義淨 本姓張，范陽（河北定興）人。唐高宗時，由番禺出海，孤行赴竺。歷三十餘國，踰二十五年始歸，實得梵典約四百部。譯出者，計五十六部，二百三十卷，多係有部宗的經論，律藏及經咒卷帙，亦約占半數。

二三、菩提流志 譯名覺愛，南天竺人。本名達摩流支，唐言法希，武后為之改名。完成大寶積經百二十卷，外譯神變真言經三十卷。

二四、不空 梵名阿目佉跋折羅，譯言不空金剛，北天竺人，師事金剛智。唐天寶大曆間，譯出密部經咒儀軌等百四十七種，密宗因此大成。宋代譯師，有法護，施護，法賢，惟淨等，曾出五百餘卷；除大乘寶要論，集法寶最上義論大乘中觀釋論等外，多方等顯密小品。元代間有譯小乘小品者，已成強弩之末。任公說：「翻譯事業，雖謂至唐貞元而告終可也。」所以翻譯佛典的高僧大德，述至唐代為止。

他 恩

李 炳 南

華嶺俯仰愧乾坤 世味氣氳入夢魂  
親怨都能增我益 身心每覺負他恩  
常勞鉛素星初落 未及筆瓢日又昏  
力納雖非全實踐 年芳却已薄空論